



唐世說新語卷之七

瑯邪王世貞校

識量第十三

大理卿孫伏伽自萬年縣法曹上書論事擢侍書御史卽御史中丞也雖承內旨而制命未下伏伽自朝還家而臥不形顏色斯須侍御史已下造門驚喜以報伏伽伏伽徐起以見之時人方之顧雍伏伽與張玄素隋末俱爲尚書令史旣官達後伏伽譚論之際了不諱之太宗嘗問玄素玄素以實對旣出神彩沮

喪如有所失衆咸推伏伽之弘量

高麗莫離支蓋文貢白金褚遂良進曰莫離支虐弑其君陛下以之興兵將弔伐爲遼東之人報主之恥古者討弑君之賊不受其賂昔宋督遺魯君以郕鼎桓公受之於太廟臧哀伯諫以爲不可春秋書之百王所法受不臣之筐篚納弑逆之朝貢不以爲愆何以示後臣謂莫離支所獻不宜受太宗從之

王方慶爲鳳閣侍郎知政事患風俗偷薄人多苟且乃奏曰准令式濟纒大功未葬並不得朝會仍終喪不得參讌樂比來朝官不依禮法身有哀慘陪厠朝賀手舞足蹈公違憲章名教旣虧實玷皇化請申明程式更令禁止則天從之方慶周司空褒之曾孫博通羣書所著論凡二百餘卷尤精三禮好事者多訪之每所酬答咸有典據時人編次之名曰禮雜問聚書甚多不減祕閣至於圖書亦多異本子駿工札翰善琴碁少聰悟而性嚴整歷殿中侍御史

徐有功爲秋官郎中司刑少卿歷居法官數折大獄
持平守正不以死生易節全活者數千百家有鹿城
主簿潘好禮者慕其爲人乃著論稱有功斷賢於張
釋之其略曰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人徐公之斷獄
亦天下無冤人然釋之所行甚易徐公所行甚難難
易之間優劣可知矣君子以爲知言

狄仁傑爲內史則天謂之曰卿在汝南其有善政欲
知譖卿者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爲過臣當改之陛
下明臣臣之幸也若臣不知譖者並爲友善臣請不
知則天深加歎異

張文瓘爲侍中同列宰相以政事堂供饌珍美議減
其料文瓘曰此食天子所以重樞機待賢才也若不
任其職當自陳乞以避賢路不宜減削公膳以邀虛
名國家所貴不在於此苟有益於公道斯不爲多也
初爲大理卿旬日決遣疑獄四百餘條無一人稱屈
文瓘嘗臥疾繫囚設齋以禱焉及遷侍中諸囚一時

慟哭其得人心如此四子潛沛洽涉皆至三品時人呼爲萬石張家咸以爲福善之應也

房光庭任俠不拘小節薛昭坐流放而投光庭光庭匿之旣露御史陸遺逼之急光庭懼乃見執政執政詰之曰公郎官何爲匿此人光庭曰光庭與薛昭有舊途窮而歸光庭且其所犯非大故光庭得不納之耶若擒以送官居廟堂者復何以見待執政義之出爲磁州刺史

神龍初將合祔則天於乾陵給事中嚴善思上疏諫曰漢時諸陵皇后多不合葬魏晉已來始有合葬伏願依漢朝之故事改魏晉之頽綱於乾陵之傍更擇吉地疏奏不納有識之士咸是之

開元初玄宗詔太子賓客元行冲修魏徵撰次禮記疏擬行之於國學及成奏上之中書令張說奏曰今上禮記是戴聖所編歷代傳習已向千載著爲經教不可刊削至魏孫炎始改舊本以類相比有同鈔書

先儒所非竟不行貞觀中魏徵因炎舊書更加釐比兼爲之注先朝雖加錫賚其書亦竟不行今行冲勒成一家然與先儒義乖章句隔絕若欲行用竊恐未可詔從之留其書於內府竟不頒下時議以爲說之通識過於魏徵

玄宗嘗賜握兵都將郭知運等四人天軍節度太原尹王皎獨不受上表曰臣事君猶子事父在三之義寧有等差豈有經侍官闡臣子敢當恩賜以死自誓因辭不受優詔許之

張說拜集賢學士於院廳燕會舉酒說推讓不肯先飲謂諸學士曰學士之禮以道義相高不以官班爲前後說聞高宗朝修史學士有十八九人時長孫太尉以元舊之尊不肯先飲其中九品官者亦不許在後乃取十九杯一時舉飲長安中說旣修三教珠英當時學士亦高卑懸隔至於行立前後不以品秩爲限也遂命數杯一時同飲時議深賞之

李適之性簡率不務苛細人吏使之雅好賓客飲酒一斗不亂延接賓朋晝決公務廷無留事及爲左相每事不讓李林甫林甫憾之密奏其好酒頗妨政事玄宗惑焉乃除太子少保適之遽命親故歡會賦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爲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舉朝伏其度量適之在門下也性疎而不忌林甫嘗賣之曰華山之下有金礦焉採之可以富國上未之知耳適之心善其言他日欵曲奏之玄宗大悅顧問林甫對曰臣知之久矣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不可發掘故臣不敢言適之由是漸見疎退林甫陰搆陷之貶于袁州遣御史羅希奭就州處置適之聞命排馬牒到仰藥而死子雪亦見害牛仙客爲涼州都督節財省費軍儲所積萬計崔希逸代之具以聞詔刑部尚書張利貞復之有實玄宗大悅將拜爲尚書張九齡諫曰不可尚書古之納言有唐以來多用舊相居之不然歷踐內外清貫之地妙有德望者充

之仙客本河湟一吏典耳拔聲清流齒班常伯此官
邪也又欲封之曰良爲不可漢法非有功不封唐尊
漢法太宗之制也邊將積穀帛繕兵器蓋將帥之常
務陛下念其勤勞賞之玉帛可也尤不可列地封之
玄宗怒曰卿以仙客寒士嫌之耶若如是卿豈有門
籍九齡頓首曰荒陬賤類陛下過聽以文學用臣仙
客起自吏胥目不知書韓信淮陰一壯士耳羞與絳
灌同列陛下必用仙客臣亦耻之玄宗不悅翼日李
林甫奏仙客相材豈不堪一尚書九齡文吏拘於古
義失於大體玄宗大悅遂擢仙客爲相先是張守珪
累有戰功玄宗將授之以宰相九齡諫曰不可宰相
者代天理物有其人而後授不可以賞功若開此路
恐生人心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濫爵輕不可
理也若賞功臣卽有故事玄宗乃止九齡由是獲譴
自後朝士懲九齡之納忠見斥咸持祿養恩無敢廷
議矣

容恕第十四

崔善爲明天文曆算曉達時務爲尚書左丞令史惡其明察乃爲謗書曰崔子曲如鈎隨時待封侯高宗謂之曰澆薄之後人多醜政昔北齊奸吏歌斛律明月高緯闇主遂滅其家朕雖不明幸免斯事乃捕流言者罪之

李靖征突厥征頡利可汗拓境至于大漠太宗謂侍臣曰朕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國家草創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未嘗不痛心疾首志滅匈奴今暫勞偏師無往不捷單于稽首耻其雪乎羣臣皆呼萬歲御史大夫溫彥博害靖之功劾靖言無紀綱突厥寶貨亂兵所分太宗捨而不問及靖凱旋進見謝罪太宗曰隋將史萬歲破突厥有功不賞以罪致戮朕則不然當捨公之罪錄公之勲也

契苾何力鐵勒酋長也太宗征遼以爲前軍總管軍次白崖城被稍中腰瘡重疾甚太宗親爲傅藥及城

破勅求得傷何力者付何力令自殺之何力奏曰犬馬猶爲主况於人乎彼爲其主致命冒白刃而刺臣者是義勇士也不相識豈是冤讐遂捨之

裴玄本好諧謔爲戶部郎中時左僕射房玄齡疾甚省郎將問疾玄本戲曰僕射病何須問也有洩其言者旣而隨列候玄齡玄齡笑曰裴郎中來玄齡不死矣

劉童爲御史東都留臺時蘭暮爲留守輒役數百人脩宮內劉童爲盛夏不宜擅役工力暮拒之曰別奉進旨童奏之詔決暮二十下謫嶺南童後因他事左授臨朐令時有勅令上佐縣令送租暮已爲司農卿知出納暮雅知童清芬不以曩事嫌惡乃召倉吏謂之曰劉侍御頃在憲司革非懲違今親自送租固無瑕玷數州行綱與劉侍御同行亦必無欠折一切令受納更無所問時人賞暮忠恕

劉名靈童

蘇良嗣爲洛州長史坐妻犯贓左遷冀州刺史及事

釋妻妹詣良嗣初無恨色謂之曰牧守遷轉出入是常不聞有所累也後爲荊州長史高宗使中官緣江採異竹植於苑內中官科船載竹所在縱暴還過荊州良嗣因之上疏切諫高宗謂則天曰吾約束不嚴整果爲良嗣所怪手詔慰諭便令棄竹於江中荊州有舊河東寺後梁蕭譽爲其兄河東王所造良嗣見而驚曰此在江漢之間與河東有何關涉遂改奏之良嗣寡學深爲人所笑

盧承慶爲吏部尚書總章初校內外官考有一官督運遭風失米承慶爲之考曰監運損糧考中中其人容止自若無一言而退承慶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上衆推承慶之弘恕

皇甫文備與徐有功同案制獄誣有功黨逆人奏成其罪後文備爲人所告有功訊之在寬或謂有功曰彼曩將陷公於死今公反欲出之何也有功曰爾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安得以私害公乎

婁師德弱冠進士擢第上元初吐蕃強盛詔募猛將以討之師德以監察御史應募高宗大悅授朝散大夫專總邊任前後四十餘年恭勤接下孜孜不怠而樸忠沈厚心無適莫狄仁傑入相也師德密薦之及爲同列頗輕師德頻擠之外使師德知之而不憾則天覺之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爲將謹守賢則臣不知又問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官未聞其知人則天曰朕之用卿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矣仁傑大慙而退歎曰婁公盛德我爲其所容莫窺其際也當危亂之朝屠滅者接踵而師德以功名終始識者多之初師德在廟堂其弟某以資高拜代州都督將行謂之曰吾以不才位居宰相汝今又得州牧叨據過分人所嫉也將何以終之弟對曰自今雖有唾某面者亦不敢言但自拭之庶不爲兄之憂也師德曰此適爲我憂也夫前人唾者發於怒也汝今拭之是逆前人怒也唾不拭將自乾何如笑而受之弟曰謹

受教師德與人不競皆此類也

楊再思爲玄武尉使于京舍于客院盜者竊其囊袋邂逅遇之盜者謝罪再思曰足下有遺行勿復聲恐傍人害足下但留公文餘並仰遺不形顏色時人莫測其量累官至納言

則天朝旱潦輒閉坊市南門以禳之再思晨入朝值一重車將牽出西門峻而又滑馭者遽叱牛不前乃罵曰一羣癡宰相不能和得陰陽而閉坊門遣我滙行如此辛苦再思徐謂之曰爾牛亦自弱不得嗔他宰相

陸象先爲蒲州刺史有小吏犯罪但慰勉而遣之錄事曰此例皆合與杖象先曰人情相去不遠此豈不解吾言若論必須行杖當自汝始錄事慙懼而退常謂人曰天下本無事只是愚人擾之始爲煩耳但靜其源何憂不簡前後歷典數州其政如一人吏咸思之

端午日玄宗賜宰臣鍾乳宋璟既拜賜而命醫人鍊之醫請將歸家鍊子弟諫曰此乳珍異他者不如今付之歸恐招欺招換璟戒之曰目隱爾心然疑他心耶伏信示誠猶恐不至特有差責豈可得乎

知徵第十五

隋吏部侍郎高稱典選銓綜至房玄齡杜如晦愕然正視良久降階抗禮延入內齋共食謂之曰二賢當爲興王仗命位極人臣杜年稍減於房耳願以子孫爲託因謂裴矩曰僕閱人多矣未見此賢俛仰不已貞觀初如晦終右僕射玄齡至司空咸如稱言

房玄齡與杜如晦友善慨然有匡主濟時之志開皇中隨父彥謙至長安時天下寧晏論者以爲國祚無疆玄齡密告彥謙曰隋帝盜有天下不爲後嗣長計混淆嫡庶使相傾奪今雖清平其亡可翹足而待彥謙驚止之因謂友人李少通曰主上性多忌刻不納諫爭太子卑弱諸王擅威唯行苛酷之政不弘遠大

之略今雖少安吾憂其危亂矣少通以爲不然大業
之季其言皆驗及義師濟河玄齡仗策謁于軍門太
宗以爲謀主每歎曰昔光武云自吾得鄧禹門人益
親寡人有玄齡亦猶禹也佐平天下及終相位凡三
十二年號爲賢相然無跡可尋爲唐宗臣宜哉

李靖旣平突厥傾其種落言於太宗曰陛下五十年
後當憂北邊至高宗末突厥果爲患突厥初平溫彥
博議遷其人於朔方以實空虚之地魏徵以爲不可
曰夷不亂華非長久之計開元中六胡果叛咸知徵
言

李勣少與鄉人翟讓聚衆爲盜以李密爲主言於密
曰天下大亂本爲飢苦若得黎陽一倉大事濟矣遂
襲取之時在飢餓就倉者數十萬人魏徵高季輔杜
正倫郭孝恪皆客游勣一見便加禮敬引之臥內譚
詭無倦及平武牢獲戴胄亟推薦咸至大官時稱勣
有知人之鑒

侯君集得幸於太宗命李靖教其兵法旣而奏曰李靖將反至隱微之際輒不以示臣太宗以讓靖靖對曰此君集反耳今中夏又安臣之所教足以妄制四夷矣今君集求盡臣之術者是將有異志焉時靖爲僕射君集爲兵部尚書俱自朝還省君集馬過門數步而不覺靖謂人曰君集意不在人必將反矣至十七年四月大理囚紇干承基告太子承乾漢王元昌與侯君集反太宗大驚亟命召之以出其不鞠問耳將貫其死羣臣固爭遽請斬之以明大法謂之曰與公長訣矣遂歔歔下泣君集亦自投于地遂戮于四達之衢君集謂監者曰君集豈反者乎蹉跌至此昔自藩邸早承羈絏擊滅二虜頗有微功爲言於陛下乞令一子以主禋祀太宗特原其妻并一子爲庶人流之嶺南

馬周雅善敷奏動無不中岑文本謂人曰吾觀馬君論事多矣援引事類揚摧古今舉要刪蕪言辯而理

切竒鋒高論徃徃間出聽之靡靡令人忘倦然鳶肩
火色騰上必速死恐不能久矣無何而卒如文本之
言

秦叔寶爲隋將來護兒帳內寶母死護兒遣使弔之
軍吏咸怪曰士卒遭喪多矣將軍未嘗降問弔叔寶
何也護兒曰此人雄勇有志節吾豈以卑賤處之叔
寶後事李密密收入麾下克程齧金謂叔寶曰克好爲
呪誓乃師老嫗耳豈是撥亂主乎後克拒王師二人
統兵戰馬上揖克而降太宗甚重之功名克成死於
牖下皆萬人敵也

太宗破高麗於安市城東南斬首二萬餘級降者三
萬餘人俘獲牛馬十萬餘匹因名所幸山爲駐蹕山
許敬宗爲文刻石紀功焉中書舍人敬播曰聖人與
天地合德山名駐蹕此蓋天意鑾輿不復更東矣自
七月攻安市城不拔乃班師焉

魏王泰有寵於太宗所給月料逾於太子褚遂良諫

曰聖人制禮尊嫡卑庶故立嫡以長謂之儲君其所承也重矣俾用物不計與王者共之庶子雖賢不是正嫡先王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伏見儲君料物翻少魏王陛下非所以愛子也文多不盡載太宗納之

李義府僑居于蜀袁天綱見而竒之曰此郎君貴極人臣但壽不長耳因請舍之託其子曰此子七品相願公提挈之義府許諾因問天綱壽幾何對曰五十二外非所知也安撫使李大亮侍中劉洎等連薦之召見試令詠烏立成其詩曰日裏颺朝彩琴中半夜啼上林許多樹不借一枝棲太宗深賞之曰我將全樹借汝豈唯一枝自門下典儀超拜監察御史其後位壽咸如天綱之言

李嗣真嘗與朝列同過太清觀道士劉槃輔儼爲設樂嗣真曰此樂宮商不和君臣相阻之徵也角徵失次父子不和之兆也殺聲旣多哀調又苦若國家無

事太子受其咎矣居數月章懷太子果爲則天所構廢爲庶人死于巴州劉槩輔儼奏其事自始平令擢爲太常丞也

魏元忠本名真宰儀鳳中以封事召見高宗與語無所屈撓慰諭遣之忠不舞蹈而出高宗目送之謂中書令薛元超曰此書生雖未解朝廷禮儀名以定體真宰相也則天時爲酷吏羅織下獄有詔出之小吏先聞以告元忠驚喜問汝名何曰元忠乃改名爲元

忠也

裴行儉少聰敏多藝立功邊陲屢尅兇醜及爲吏部侍郎賞拔蘇味道王勳曰二公後當相次掌鈞衡之任勳勃之兄也時李敬玄盛稱王勃楊炯等四人以示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也勃等雖有才名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者楊稍似沈靜應至今長並鮮克令終卒如其言

王及善爲文昌左相國因內宴見張易之兄弟恃寵

無人臣禮數奏抑之則天不悅謂及善曰卿旣無事更有游宴但檢校閣中不須去也及善因請假月餘則天不之問及善歎曰豈有宰相而天子得一日不見乎事可知矣乃乞骸骨

李迥秀任考功員外知貢舉有進士姓崔者文章非佳迥秀覽之良久謂之曰第一清河崔郎儀貌不惡鬚眉如戟精彩甚高出身處可量豈必要須進士再三慰諭而遣之聞者大喙焉

玄宗東封回右丞相張說奏言吐蕃醜逆誠負萬誅然國家久事征討實亦勞心今甘涼河鄯徵發不息已數十年于茲矣雖有克捷亦有敗軍此誠安危之時也聞其悔過請和惟陛下許其稽顙以息邊境則蒼生幸甚玄宗曰待與王君夔籌之說出則謂源乾曜曰君夔勇而無謀好兵以求利兩國和好何以爲功彼若入朝則吾計不行矣竟如其言說懼君夔黷兵終致傾覆時雋州獲鬪牟表以諷焉玄宗不納至

十五年九月吐蕃果犯瓜州殺刺史田元獻并害君
夔大殺掠男女取軍資倉糧而去君夔馳赴肅州以
襲之還至甘州籌筆驛爲吐蕃所擊師徒大敗君夔
死之咸如說言

唐世說新語卷之七

唐世說新語卷之八

瑯邪王世貞校

聰敏第十六

貞觀中有雄雉集于東宮明德殿太宗問羣臣曰是
何祥也褚遂良對曰昔秦文公時有童子化爲雉雌
者鳴于陳倉雄者鳴于南陽童子曰得雄者王得雌
者霸文公以爲寶雞祠漢光武膺得雄之祥遂起南
陽而有四海陛下舊封秦王故雄雉見于秦地所以
彰明德也太宗悅曰立身之道不可無學遂良博識

深可重也

秦府倉曹李守素尤諳氏族時人號爲肉譜虞世南語人曰昔任彥昇善譚經籍稱爲五經笥今宜改倉曹爲人物志

太宗嘗出行有司請載書以從太宗曰不須虞世南在此行秘書也南爲秘書監於省後堂集羣書中與義皆應用者號北堂書鈔今此堂猶存其書盛行于代

盧莊道年十三造于父友高士廉以故人子引坐會有獻書者莊道竊視之謂士廉曰此文莊道所作士廉甚怪之曰後生何輕薄之行莊道果請諷之果通復請倒諷又通士廉稍欵良久莊道謝曰此文實非莊道所作向窺記之耳士廉卽取他文及案牘試之一覽倒諷并呈已作文章士廉具以聞太宗召見策試擢第十六授河池尉滿復制舉擢甲科召見太宗識之曰此是朕小兒耶授長安尉太宗將錄囚徒京

宰以莊道幼年懼不舉欲以他尉代之莊道不從但閒暇不之省也時繫囚四百餘人令丞深以爲懼翼日太宗召囚莊道乃徐狀以進引諸囚入莊道評其輕重留繫日月應對如神太宗驚歎卽日拜監察御史

馮智戴高州首領益之子貞觀初奉益拜入朝太宗聞其善兵法試指山際雲以問之曰其下有賊今日可擊否對曰可擊問何以知之對曰雲形似樹日辰

在金金能制木擊之必勝太宗奇之授左武衛將軍王義方博學有才華仗策入長安數月名動京師勅宰相與語侍中許敬宗以員外郎獨孤慙有詞學命與義方譚及史籍屢相詰對義方驚曰此郎何姓慙曰獨孤義方曰識字耶慙不平之左右亦憤憤斯須復相詰乃錯亂其言謂慙曰長孫識字耶若此者再三慙不勝忿怒對敬宗毆之敬宗曰此拳雖俊終不可爲乃黜慙拜義方爲侍御史

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時太尉長孫無忌司空
李勣於朝堂立語戲謂之曰爾所倚者何樹嘉隱對
曰松樹勣曰此槐也何忽言松嘉隱曰以公配木則
爲松樹無忌連問之曰吾所倚者何樹嘉隱曰槐樹
無忌曰汝不能復矯對也嘉隱應聲曰何須矯對但
取其以鬼配木耳勣曰此小兒作獠面何得如此聰
明嘉隱又應聲曰胡面尚爲宰相獠面何廢聰明勣
狀貌胡也

賈言忠數歲能諷書日萬言七歲神童擢第事親孝
聞遷監察御史時有事遼海委以支度軍糧還奏使
宜遷侍御史高宗問遼東事意言忠奏遼東可平畫
其山川地勢皆如目見又問諸將所能言忠對曰李
勣先朝舊臣聖鑒所悉龐同善雖非鬪將所持軍嚴
整薛仁貴勇冠三軍名可震敵高俚儉素自處中果
有謀契苾何力沈毅持重有統禦才頗翦之儔諸將
夙夜小心忘身憂國莫逮於李勣者高宗深納之累

遷吏部員外

魏奉古制舉擢第授雍丘尉嘗九日公讌有客草序
五百言奉古覽之曰此舊文援筆倒疏之草序者默
然自失列坐撫掌奉古徐笑曰適覽記之非舊習也
由是知名時姚珽蒞汴州羣寮畢謁珽刺召奉古前
日此聰明尉耶他日持麈目令示奉古奉古一覽便
諷千餘言珽驚起曰仕宦且四十年未嘗見此終兵
部侍郎

裴琰之弱冠爲同州司戶但以行樂爲事略不視按
牘刺史李崇儀怪之問戶佐戶佐對司戶官兒郎不
閑書判數日崇儀謂琰之曰同州事物殷繁司戶尤
甚公何不別求京官無爲滯此司也琰之唯諾復數
日曹事委積衆議以爲琰之不知書但遨遊耳他日
崇儀召入勵而責之琰之出問戶佐曰文案幾何對
曰急者二百餘道琰之曰有何多如此逼人命每案
後連紙十張今五六人供研墨點筆琰之不上廳語

主案者略言其事意倚柱而斷之詞理縱橫文筆璨爛手不停綴落紙如飛傾州官寮觀者如堵旣而通案于崇儀崇儀曰司戶解判耶戶佐曰司戶大高手筆仍未之奇也比四五案崇儀悚作召琰之降階謝曰公詞翰若此何忍藏鋒以成鄙夫之過由此名動一州數日聞於京邑尋擢雍州判司于淮開元中爲吏部尚書

李嗣真聰敏多才能以許州判佐直弘文館高宗東封還幸孔子廟詔贈太師命有司爲祝文司文郎中雷少穎次直撰進不稱旨御筆濺破付所左侍郎賀蘭敏之已下戰慄遽召嗣真咋筆立成其章句云庶能不遺百代助損益而可知永鑒千年同比肩而爲友高宗覽之問曰誰作此文有司言嗣真高宗曰此那解我意遂有此句詔加兩階時敏之恃寵驕盈嗣真審其必敗謂所親曰久蔭大樹或有顛墜吾屬無類矣因飢年諷執政求出爲義烏令敏之則天姊子

也無何果敗

天授中壽春郡王成器等五人同日冊命有司忘載冊文及百寮在列方知闕禮宰臣已下相顧失色中書舍人王勅立召小吏五人各執筆口授分寫斯須而畢詞理典贍舉朝歎伏

唐宋璟爲靈武大總管諳練邊事自碣石西逾四鎮綿亘萬里山川要害皆記在目前先是突厥與諸蕃相攻安西道絕表奏押至則天令宰臣商度事宜宋璟俄頃草奏使施行居十餘日安西道果奏請兵馬應接程期一如所畫則天謂宋璟曰恨用卿晚乃委以政事謂魏元忠等曰宋璟諳練邊事卿等十當一也

玄宗幸成都給事中裴士淹從士淹聰悟柔順頗精歷代史玄宗甚愛之馬上偕行得備顧問時肅宗在鳳翔每有大除拜輒啓聞房瑄爲將玄宗曰此不足以破賊也歷評諸將並云非滅材又曰若姚崇在賊

不足滅也因盛言崇之宏才遠略語及宋璟玄宗不
悅曰彼賣直以沽名耳歷數十餘人皆當其目至張
九齡亦甚重之及言李林甫曰妬賢嫉能亦無敵也
士淹因啓曰旣知如此陛下何用之久耶玄宗默然
不應

文章第十七

杜淹爲天策府兵曹楊文幹之亂流越雋太宗戡內
難以爲御史大夫因詠雞以致意焉其詩曰寒食東
郊道陽溝競出籠花冠偏照日芥羽正生風顧敵知
心勇先鳴覺氣雄長翹頻掃陣利距屢通中飛毛遍
綠野灑血漬芳叢雖言百戰勝會自不論功淹聰辯
多才藝與韋福嗣爲莫逆之友開皇中相與謀曰主
上好嘉遯蘇威以幽人見擢蓋各效之乃俱入太白
佯言隱逸隋文帝聞之謫戍江表後還鄉里以經籍
自娛吏部郎中高構知名表薦之大業末爲御史中
丞雒陽平將委質於隱太子房玄齡恐資敵遽啓用

之尋判吏部尚書叅議政事

太宗在雒陽宴羣臣於積翠池酒酣各賦一事太宗賦尚書曰日晏翫百篇臨燈披五典夏康旣逸怠商辛亦沈緬恣情昏主多克已明君鮮滅身資累惡成名由積善魏徵賦西漢曰受降臨軹道爭長趣鴻門驅傳渭橋上觀兵細柳屯夜燕經百谷朝遊出杜原終藉叔孫禮方知天子尊太宗曰魏徵每言必約我以禮

李百藥德林之子才行相繼海內名流莫不宗仰藻思沈蔚尤工五言太宗常製帝京篇命其和作歎其精妙手詔曰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壯何齒之宿而意之新及懸車告老怡然自得穿地築山以詩酒自適盡平生之意高宗承貞觀之後天下無事上官儀獨爲宰相嘗凌晨入朝循洛水堤步月徐轡詠詩曰脉脉大川流驅馬歷長洲鵲飛山月曙蟬噪野雲秋音韻淒響羣公望之如神仙焉

華陰楊炯與絳州王勃范陽盧照鄰東陽駱賓王皆以文詞知名海內稱爲王楊盧駱炯與照鄰則可全而盈川之言爲不信矣張說謂人曰楊盈川之文如懸河注水滴之不竭旣優於盧亦不減王耻於王後則信然愧在盧前則爲誤矣

蘇味道使嶺南聞崔馬二侍御入省因寄詩曰振鷺齊飛日遷鸞遠聽聞明光共待漏清鑒各披雲喜得廊廟舉嗟爲臺閣分故林懷柏梓新幄阻蘭蓀冠去神羊影車連瑞雉羣獨鄰南斗外空仰列星文味道富才華代以文章著稱累遷鳳閣侍郎知政事與張錫俱坐法繫于司刑寺所司以二相之貴所坐事輕供待甚備味道終不敢當不乘馬步至繫所席地而臥蔬食而已錫乘馬至寺舍三品院氣色自若惟屏飲膳無忝平居則天聞之原味道而放錫于嶺南劉懷一有才藻自瀛洲司法拜右臺殿中時右臺監察鄧茂遷左臺殿中懷一贈之詩曰惟昔叅多士無

雙仰異材鷹鷂同效逐鷓鷯忝遊陪入仕光三命遷
榮歷一臺隔墻欽素躅對閣限清埃紫署春光早蘭
闡曙色催誰憐夕鳥至空想鄧林隈

呂太一拜監察御史裏行自負才華而不卽真因詠
院中叢竹以寄意焉其詩曰擢擢當軒竹青青重歲
寒心貞徒見賞籜小未成竿同列張泫和之曰聞君
庭竹詠幽意歲寒多歎息爲冠小良工將奈何後遷
戶部員外戶部與吏部鄰司吏部移牒戶部令墻宇

悉豎棘以防令史交通太一牒報曰眷彼吏部銓綜
之司當須簡要清通何必豎籬插棘省中賞其俊拔
賀遂亮與韓思彥同在憲臺欽思彥之風韻贈詩曰
意氣百年內平生一寸心欲交天下士未面已虛襟
君子重名義直道冠衣簪風雲行可託懷抱自然深
洛霞靜霜景墜葉下風林若上南登岸希訪北山岑
思彥酬之曰古人一言重常謂百年輕今投歡會面
顧盼盡平生簪裾非所託琴酒冀相併累日同遊處

通宵欵素誠霜颺知柳脆雪冒覺松貞願言何所道
幸得歲寒名

張宣明有膽氣富詞翰嘗山行見孤松賞翫久之乃
賦詩曰孤松鬱山椒肅爽凌清霄旣挺千丈榦亦生
百尺條青青恒一色落落非一朝大厦今已構惜哉
無人招寒霜十二月枝葉獨不凋鳳閣舍人梁戴言
賞之曰文之氣質不減於長松也宣明爲郭振判官
使至三姓咽麵因賦詩曰昔聞班家子筆硯忽然投

一朝撫長劔萬里入荒陬豈不服艱險只思清國讐
山川去何歲霜露幾逢秋玉塞已遐廓鐵關方阻修
東都日宵宵西海此悠悠卒使功名建長封萬里侯
時人稱爲絕唱

李嶠少負才華代傳儒學累官成均祭酒吏部尚書
參知政事封鄭國公長壽二年則天徵天下銅五十
餘萬斤錢二萬七千貫於定鼎門外鑄八稜柱高九
十尺徑一丈二尺題曰大周萬國述德天樞褒革命

之功貶皇家之德天樞下置鐵山銅龍以托大珠珠
高一尺圍三尺金彩熒煌光侔日月武三思爲其文
朝士獻詩者不可勝紀唯嶠詩冠絕當時其詩曰轍
跡光西嶼勳名紀北燕何如萬國會諷得九門前灼
灼臨黃道迢迢入紫煙仙盤正下露高柱欲承天山
類叢雲起珠疑大火懸聲流塵作劫業固海成田聖
澤傾堯酒薰風入舜絃忻逢下生日還偶上皇年後
憲司發嶠附會韋庶人左授滁州別駕而終開元初
詔毀天樞發卒銷鑠彌月不盡洛陽尉李休烈賦詩
以詠之曰天門街裏列天樞火急先須卸火珠計合
一條絲線輓何勞兩縣索人夫先有訛言一條線輓
天樞言其不經久也故休烈詩及之士庶莫不諷詠
天樞之北韋庶人繼造一臺先此毀拆也

則天初革命大搜遺逸四方之士應制者向萬人則
天御雒陽城南門親自臨試張說對冊爲天下第一
則天以近古已來未有甲科乃屈爲第一等其警句

曰昔三監亂常有司旣糾之以猛今四罪咸服陛下
宜濟之以寬拜太子校書仍令寫策本於尚書省頒
示朝集及蕃客等以光大國得賢之美

陸餘慶孫海工於五言甚爲時人所重性峻不附權
要出牧潮州但以詩酒自適不以遠謫介意題奉國
寺詩曰新秋夜何爽露下風轉淒一磬竹林裏千燈
花塔西題龍門寺詩曰牕燈林靄裏聞磬水聲中更
籌半有會爐煙滿夕風時人推其警策

長壽中有榮陽鄭蜀賓頗善五言竟不聞達年老方
授江左一尉親朋餞別於上東門蜀賓賦詩留別曰
畏途方萬里生涯近百年不知將白首何處入黃泉
酒酣自詠聲調哀感滿坐爲之流涕竟卒于官

神龍之際京城正月望日盛飾燈影之會金吾弛禁
特許夜行貴遊戚屬及下俚工賈無不夜遊車馬駢
闐人不得顧王主之家爲之作樂以相誇競文士皆
賦詩一章以紀其事作者數百人唯中書侍郎蘇味

道吏部員外郭利貞殿中侍御史崔液三人爲絕唱
味道詩曰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
月逐人來遊騎皆穠李行歌盡落梅金吾不禁夜玉
漏莫相催利貞曰九陌連燈影千門度月華傾城出
寶騎匝路轉香車爛熳唯愁晚周旋不問家更逢清
管發處處落棋花液曰今年春色勝常年此夜風光
正可憐鳩鵲樓前新月滿鳳凰臺上寶燈燃文多不
盡載

劉希夷一名挺之汝州人少有文華好爲宮體詞旨
悲苦不爲時所重善搗琵琶嘗爲白頭翁詠曰今年
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旣而自悔曰我此詩
似讖與石崇白首同所歸何異也乃更作一句云年
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旣而歎曰此句復
似向讖矣然死生有命豈復由此乃兩存之詩成未
用爲奸所殺或云宋之間害之後孫翼撰正聲集以
希夷爲集中之最由是爲時人所稱

張文成以詞學知名下筆成章才高位下詞標文苑
等三入科俱登上第轉洛陽尉故有詠鷺詩其末章
云變石身猶重銜泥力尚微從來赴甲第兩起一雙
飛時人無不諷詠累遷司門員外文成凡七應舉四
叅選其判策皆登甲第科員半千謂人曰張子之文
如青銅錢萬棟萬中未聞退時故人號青銅學士久
視中太官令馬仙童陷默啜問張文成何在仙童曰
自御史貶官默啜曰此人何不見用也後新羅日本
使入朝咸使人就寫文章而去其才遠播如此

魏求已自御史左授山陽丞爲詩曰朝昇照日檻夕
次下烏臺風竿一眇邈月樹幾徘徊翼向高標歛聲
隨下調哀懷燕首自白非是爲年催鄭繇少工五言
開元初岐山毓爲岐州刺史繇爲長史毓失白鷹深
所愛惜因爲失白鷹詩以致意焉其詩曰白錦文章
亂丹青羽翮齊雲間呼颺下雪裏放還迷梁苑鷺池
鷺陳倉拂野雞不知寥廓外何處別依棲甚爲時所

諷詠子審亦以文章知名

玄宗朝張說爲麗正殿學士常獻詩曰東壁圖書府
西垣翰墨林諷詩聞國體講易見天心玄宗深賞之
優詔答曰得所進詩甚爲佳妙風雅之道斯焉可觀
並據才能略爲贊述具如別紙宜各領之玄宗自於
彩牋上八分書說贊曰德重和鼎功逾濟川詞林秀
發翰苑光鮮其徐堅已下並有贊述文多不盡載

張說徐堅同爲集賢學士十餘年好尚頗同情契相
得諸學士凋落者衆唯說堅二人存說手疏諸人名
與堅同觀之堅謂說曰諸公昔年皆擅一時之美敢
問孰爲先後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皆如良金
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謩之文如孤峰絕岼壁立萬仞
叢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乎若施於廊廟則爲駭
矣閭朝隱之文則如麗色淨粉衣之綺繡燕歌趙舞
觀者忘憂然類之風雅則爲罪矣堅曰今之往進文
詞孰賢說曰韓休之文有如大羹玄酒雖雅有典則

而薄於滋味許景先之文有如豐肌膩體理雖穠華
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之文有如輕縑素練雖濟時
適用而窘於邊幅王翰之文有如瓊林玉笋雖爛然
可珍而有玷缺若能箴其所闕濟其所長亦一時之
秀也

唐世說新語卷之八

